

清代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

錢

泳著

五



履園叢話卷十二

藝能

清 刁吳錢泳梅溪輯

書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無論士農商賈。俱所當習。惟書之為道甚廣。有心手之妙用。有美醜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書家。稍知執筆。便好為人師。謂之字館。鄉村市井之徒。亦紛紛雜還。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筆資。皆為其師。汨沒何也。蓋先知覺後知。原未嘗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篤。道但令其臨模已書。合已意。而後為善者。此書法之所以日壞而無傑出者也。余以為教人學書。當分三等。第一等有絕頂天資。可以比擬松雪華亭之用筆者。則令其讀經史。學碑帖。遊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蹟。為傳世之學。第二等志切功名。第年兀兀。豈能盡力於斯。只要真行兼備。不失規矩繩墨。寫成殿試策子。批判公文式樣。便可為科第之學。第三等則但取近時書法臨仿。具有奏摺書啓稟帖手段。可以為人傭書而騙衣食者。為酬應之學也。然而亦要天分工夫。如無天分。少工夫。雖盡日臨碑學帖。終至白首無成。

數

數學通於天文。律歷雖為六藝之一。其法廣大精微。非淺學所能盡也。自周髀算經開其前。儀象法要系其後。至元明乃大備。而國朝尤精。實超出於前古。聖祖

仁皇帝有御撰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數理精蘊五十三卷。

高宗純皇帝又有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於圖歷儀象璣衡七政之術。無不洞悉其中。可以無餘蘊矣。其餘明是學者。前則有薛鳳祚。梅定九。江慎修。戴東原諸公。近時則有錢辛楣。屈煥發。焦理堂。凌仲子。張古愚。李四香。蔣蔣山諸公。稱一時之盛云。

射

射為六藝之一。古有鄉射禮。載於禮經。故今天下儒學。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諸生之射者。國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歲以上。俱令習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師教子弟。於小學大義。尚未通曉。又安知弧矢之為用乎。夫射者。但求執弓豎心。平體正自然中的。亦以養性情。備國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余嘗論之。今文學諸生。有歲科考。書院考。院課。月課。甄別諸名目。而武生以弓矢而

進者何獨令其荒廢。反為詐人武斷。包攬訟之事。

### 投壺

令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歲。即令從師識字。隔三五年。知識漸開。便多嬉戲之事。如博奕。飲酒。唱曲。皆可以賤子弟之性情。廢讀書之事業。雖父師教訓不嚴。亦父師之少學問也。至如投壺之禮。令雖不行。亦可使子弟習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籌更相為用。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使身如鵲立。籌如燕飛。能十投九中。自心曠神怡。則賢於博奕飲酒遠矣。

### 彈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簫管及絃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彈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購一琴。朝夕撫弄。始從學於鹿裘道士黃忠夫。習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靜觀吟。秋江夜泊。塞上鴻。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普安咒之類。乃知世之能琴者。蓋星羅棋置。馬。其時有俞宗灝。號梅華。膝鑿號古明。潘奕正。號月池。孔繼洛。號沛霖。田英。號靜蓮。又有夏芝巖。計松年。華禹玉。嚴卓雲。邵象洲。諸人。審其音節。大略相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雖古。音則非古。實是今之樂。而非古之樂也。遂廢棄不復彈。蓋音之起。由

人心生。人心不古。音豈能古耶。殆與笙笛簫管絃索琵琶之音相類似也。

### 琵琶

琵琶本胡樂。馬上所鼓。大約起於晉宋齊隋之間。至有唐而極盛。若賀懷智。康崑崙。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傳襲。自此歷五代宋元明俱不廢。其音急而清。繁而瑣。白香山詩所謂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者也。近時能者甚多。工者絕少。吾鄉有楊文學。廷果。精於此技。然所彈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調之謂也。其曲有鬱輪。祀。秋江雁語。梁州漫月兒高。諸名色。楊沒後無有傳其學者。近惟有吳門之姚香江。松江之俞秋圃。可稱善手。以此技遨遊公卿間。亦令之賀老也。

### 著棋

余少時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長。偶讀韋曜博奕論。遂深惡之。以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數十年。光陰迅速。則又何必做此廢事。棄業忘寢。與食之勾當耶。世傳范西平。施本菴諸人。為一時國手。所刻桃花泉棋譜。奕理指歸。諸書。直可付之一炬。

相傳范西平與施本菴寓揚州。偶於村塾中夜宿。施戲與館中童子著棋。不能勝。范

更之。又不能勝。兩人悵然若失。又西平遊覽社湖。寓僧寺。有擔草者來。范與奕數局。皆不能勝。問其姓名。不答。怒笑曰。近時盛稱范西平。施本菴為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弄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輩爭虛譽乎。荷擔而去。

### 摹印

摹印始於秦。盛於漢。晉以後其學漸微。每見唐宋人墨蹟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無有用秦漢法者。至元明人則各自成家。與秦漢更遠矣。國初蘇州有顧雲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龍泓。故吳門人輒宗雲美。天都人輒宗穆倩。武林人輒宗龍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蟲小技。亦有風氣運會存乎其間。近來宗秦漢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歛之巴雋堂。胡城東。巴煜亭。鮑梁侶。績溪之周宗抗。皆能浸淫乎秦漢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習見熟聞。易於沾染。其勢然也。

山陰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罷官後寓京師三十年。無所遇。以鐵筆遊公卿間。余觀其奏刀。却無時習。輒以秦漢為宗。然必須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將漢印譜翻閱數四。而後落墨。譬諸畫家。無胷中邱壑。以稿本臨模。終是下乘。同時公卿大夫

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學士。蕪湖黃左田尚書。上海趙謙士侍郎。揚州江秋史侍御。江寧司馬達甫舍人。又有紅蘭主人與英夢禪。董元鏡。趙佩德諸公。俱有秦漢印癖者也。

汪繡峰

唐淑

歛之綿潭人。家本素封。以資為戶部員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畫。尤酷

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碼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及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至數萬枚。集有認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皆延近時諸名家攢集而成。海內傳為至寶。余在秋帆尚書家。與繡峰時相遇。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繡峰欲豪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為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自稱印癖先生。

余頗嗜篆刻。十五六時。始見吳江張雨槐。是專學顧雲美。陳陽山者。比長聞光福鎮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謁之。一見傾倒。因得見所刻西京職官印錄八卷。是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為之考。正如淮陰侯。韓信。鬱侯。蕭何。依次刻之。吳中篆刻自雲美後。又一變矣。



近時模印者，輒效法陳曼生司馬。余以為不然。司馬篆法未嘗不精，實是丁龍泓一派。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可法者，其在天都諸君乎？蓋天都人俱從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漢，無有元明人惡習。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他如江寧之張止原、蔡伯海、錫山之嵇道崑、吳鏡江、揚州之程漱泉、王古靈、長洲之吳介祉、張容庭、海鹽之張文魚、涇縣之胡海漁、仁和之陳秋堂、虞山之屈元安、華亭之徐漁村、武進之鄒牧村，皆有可觀，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 刻碑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板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嚴勁如歐顏，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結體用筆，全與磚塔銘相似。王虛舟云：必是敬客一手書，而刻手惡劣，較磚塔銘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季晟碑，是裴晉公撰文，在柳誠懸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作。乃如市僧村夫之筆，與玄秘塔截然而迤，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

大凡刻手優劣。如作書作畫。全仗天分。天分高則姿態橫溢。如劉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為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為。了無意趣。

書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時有一時之能手。需其人與書碑者日相往來。看其用筆。如為人寫照。必親見其人。而後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稱能事。所謂下真蹟一等也。世所傳兩晉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於各種法帖。大率皆由榻本。廣本。轉轉模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書法。又不可工於書法。假如其人能書。自然胸有成見。則恐其將他人之筆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書。胸無成見。則又恐其依樣葫蘆。形同木偶。是與石工木匠雕刻花紋何異哉。

刻行楷書。似難而實易。刻篆隸書。似易而實難。蓋刻人自幼先從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隸者。猶童蒙學書。自然先習行楷。行楷工深。再進篆隸。令人刻行楷尚不精。况

篆隸乎。

選毫

筆以吳興人製者為佳。其所謂狼毫、兔毫、羊毫、兼毫者，各極其妙。然豪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豪。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最健之豪，迸為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充無有鋒穎，以此為厚，不亦謬乎。

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為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子魚。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晉齋主人及劉文清公書，凡用古墨者。

不論卷冊大小幅皆模糊滿紙如滲如污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 硃紙

紙類不一各隨所製近時常用者不過竹料綿料兩種竹料用之印書綿料用之寫字然紙質雖細總有灰性存乎其間落筆輒滲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或清膠水拖之然後卷在木桿上以椎千硃萬硃則灰性去而紙質堅米南宮製紙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餘年不可然其質仍鬆不可用也。

紙近以杭州製者為佳硃箋粉箋蠟箋俱可用蓋抗粉細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蘇州俱所不及也有虛白齋製者海內盛傳以梁山舟侍講稱之得名余終嫌其膠膠太重不能垂久。

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於唐宋所謂行波箋浣花箋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

有印花研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間。蘇杭嘉興人始為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牋之高下。花樣雖妙。紙質粗鬆。舍本逐末。可發一笑。

### 硯硯

石之出於端州者。擊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鸞。鷓。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既雲臺宮。在粵東又得恩平茶院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院為優。此前人之所未見。

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即如歙之龍尾。蘇之蠟。漢宮之瓦當。魏晉之宮殿。磚。松花江之砥石。俱可為硯。近又以日本國石為硯者。皆出於通州福山一帶。人家墻壁內。時時有之。相傳為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堅而細。甚發墨。有黃紫黑三種。莫名其為何石。近亦漸少矣。

余嘗論硯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雖妙手亦何能為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寧衛冕溪手段。卻好。惟所硯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銅匠

鑄銅之法。三代已備。鼎鐘彝器。制度各殊。漢魏而下。鐵木並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銅器廢矣。鮑照詩云。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則知古人之精於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開皇。唐之開元。鑄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鑄有爐瓶。則去古法漸遠矣。近吳門有甘王兩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亂真。又嘉定有錢大田者。能仿造壺爵。與古無異。子秉田亦傳其法。嘗為吳盤齋大會。鑄祭器十種。為余鑄金塗塔鐵券。又有江寧人馮錫與者。為余鑄如意百柄。蟾鎧一具。及帶鉤銅壁。靈鐘。清磬。鈇簫。鈇笛。書鎮之屬。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銀。此又甘王。錢三家所不及也。

自鳴鐘表。皆出於西洋。本朝康熙間始進中國。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張鷟朝野僉載。言武后如意中。海州進一匠。能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有一人騎馬出。手持一牌。上書午時二字。如旋機玉衡。十二時循環不輟。則唐時已有之矣。近廣州。江寧。蘇州工匠亦能造。然較西法究隔一層。

測十二時者。古來惟有漏壺。而後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於日中。月晷用於夜中。

然是日有風雨則不可用矣。嘗見京師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陰晴表。其法不傳於中國。惟自鳴鐘表。不論日夜風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測天象。又作渾天儀。以南  
北定極。象星旋轉。玩二十八宿於股掌之間。法妙矣。而近時婺源齊梅麓員外。又倩  
工作中星儀。外盤分天度為二十四氣。每一氣分十五日。內盤分十二時。為三百六  
十刻。無論日夜。能知某時某刻某星在某度。豪髮不爽。令天星旋轉。時刻運行。一望  
而知。是開千古以來未有之能事。誠精微之極至矣。其法日間開鐘對定時刻。然後  
移星盤之節氣線與時針切。如立春第一日。則將時針切立春第一線。則得真正中星。如夜間開鐘對定  
中星。然後移時針與星盤之節氣線切。則得真正時刻。

###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質樸。今尚工細。故古玉器中。以宋做為最精。而本朝製作。較宋尤  
精。此亦商質周文之義也。近三十年來。玉工漸漸改業。則賤金玉而貴粟菽矣。

### 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  
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瑯玕。渠。青金。綠松。螺甸。象牙。蜜蠟。沉香為之。雕成山水。

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於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榻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硯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於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嘉慶十九年。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上夏日納涼處。其年八月有旨命兩

淮鹽政承辦紫檀裝修大小二百餘件。其花樣曰榴開百子。曰萬代長春。曰芝仙祝壽。二十二年十二月。圓明園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

櫺二百餘扇。鳩工一千餘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寶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製。其花樣又有曰萬壽長春。曰九秋同慶。曰福增貴子。曰壽獻蘭孫。諸名色。皆上所親頒。

### 刻書

刻書以宋刻為上。至元時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為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駢字類編。淵鑿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尚有好手。今則寫刻愈劣。而價愈貴矣。豈亦有運會使然耶。



裝潢

裝潢以本朝為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淨。運帚  
勻。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高宗深於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  
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尚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為之  
提獎。故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  
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裝法。故工於此者。日漸日少矣。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甯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甯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  
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舉。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  
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偃。  
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  
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  
新樣為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觀餽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  
稱身者。實難其人焉。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

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

各處名勝俱造。

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並銅磁玉器架墊，有龍

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為鬼工。能將楸、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榻，梳干兩櫓，頭梢篷及舵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髯者，為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為佛印。旁有手持洞簫，啓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卧，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

高宗聞其名，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為洞簫，吹於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為余詳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

臂掘刺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於朱鶴祖孫父子。與古銅玉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近時工此技者雖多。較前人所製。有霄壤之分矣。

### 營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擇吉既定。然後運土平基。基既平。當酌量該造屋幾間。堂幾進。衙幾條。廊廡幾處。然後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為主。基址既平。方知丈尺方圓。而始畫屋樣。要使尺幅中繪出濶狹淺深高低尺寸。貼籤註明。謂之圖說。然圖說者。僅居一面。難於領略。而又必以紙骨按畫仿製屋幾間。堂幾進。衙幾條。廊廡幾處。謂之燙樣。蘇杭揚人。皆能為之。或燙樣不合意。再為商改。然後令工依樣放線。該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斷木料。動工作。則省許多經營。許多心力。許多錢財。余每見鄉村富戶。胸無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擇日起工。一憑工匠隨意建造。非高即低。非濶即狹。或主人之意不適。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見不定。而又添改。為主人者。竟無一定主見。種種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錢已罄。或屋既造而

木料尚多。此皆不畫圖。不燙樣之過也。

屋既成矣。必用裝修。而門窗榻扇。最忌雕花。古者在牆為牖。在屋為窗。不過渾邊淨素而已。如此做法。最為堅固。試看宋元人圖畫宮室。並無有人物龍鳳花卉翎毛諸花樣者。又吾鄉造屋。大廳前必有門樓。磚上雕刻人馬戲文。瓊瓏剔透。尤為可笑。此皆主人無成見。聽憑工匠所為。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當以揚州為第一。如作文之有變換。無雷同。雖數間小築。必使門窗軒豁。曲折得宜。此蘇杭工匠斷斷不能也。蓋廳堂要整齊。如臺閣氣象。書房密室要參錯。如園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稱妙手。今蘇杭庸工。皆不知此義。惟將磚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相題立局。亦不知隨方逐圓。但以塗汰作生涯。雕花為能事。雖經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種老筆主意。總不能得心應手者也。裝修非難。位置為難。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款具。雖無定法。總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於一格也。修改舊屋。如改學生課藝。要將自己之心思。而貫入彼之詞句。俾得完善成篇。略無痕蹟。較造新屋者。似易而實難。然亦要看學生之筆下如何。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僅節屋三間。梁朽棟折。雖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汪春田觀察有重葺文園詩云：「換却花蘿補石闌，改園更比改詩難。果能字字吟來穩，小有亭臺亦耐看。」

###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為第一義。不在山珍海錯之多。鷄猪魚鴨之富也。庖人善則化臭腐為神奇。庖人不善則變神奇為臭腐。曾賓谷中丞嘗言京師善治菜者，獨推茅耕亭侍郎家為第一。然每桌所費不過二千錢，咸稱美矣。至矣。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調得宜，便為美饌。

古人著作汗牛充棟，善於讀書者，只得其要領。不善讀書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讀書。欲治庖必需先買辦。未有不讀書而作文，不買辦而治庖者也。譬諸魚鴨雞猪為十三經，山珍海錯為廿二史，葱菜薑蒜酒醋油鹽一切香料為諸子百家。缺一不可。治庖時寧可不用，不可不備。用之得當，不特有味，可以咀嚼。用之不得當，不特無味，惟有嘔吐而已。

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濃厚，南方人嗜清淡。北方人以肴饌豐，

食多為美。南方人以肴饌潔。果品鮮為美。雖清奇濃淡各有妙處。然濃厚者未免有傷腸胃。清淡者頗能自得精華。

隨園先生謂治菜如作詩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則隨手煎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雖極意烹庖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詩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飲食儉約。不比今時之八簋十簋。始為敬客也。

僕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濃淡相間。時候得宜。譬如鹽菜至賤之物也。上之於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於酒肴之後。便是美品。此是文章關鍵。不可不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之味尚亞於今之南腿。不過存其名而已。惟魚之一物。美不勝收。北地以黃河鯉為佳。江南以螺螄青為佳。其餘如刀魚、鱸魚、鯽魚、時魚、連魚、鯪魚。必各隨其時。愈鮮愈妙。若陽城湖之壯鱔、太湖之鼈與鼈。終嫌味太濃濁。比之鄉會墨卷。不宜常置案頭者也。

王輔嗣易經頤卦大象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蓋古來已有此語。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當烹庖時。必以蘆芽同煮。則可解。坡公詩云。萋蒿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謂此也。蝦味甚鮮。其物是化生。螞蟻蝗蟲之子。一落水皆可變。煮熟時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鱸魚背脊有十二刺。應一年十二月。有閏則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類推。有中者能殺人。惟椒攪汁可解。雞味最鮮。不論雄雌。養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鱒者。深秋美品。與柿同食。即死。刀魚本名鱈。開春第一鮮美之肴。而腹中腸尤為美味。不可去之。此為善食刀魚者。或以腸為穢污之物。輒棄去。余則曰。是未讀說文者也。案說文魚部。鱈飲而不食。刀魚也。此魚既不食。穢從何來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一道。如方言各處不同。只要對口味。口味不對。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

近人有以菜子為菜者。其法始於僧尼家。頗有風味。如炒蘋果。炒荸薺。炒藕絲。山藥栗片。以至油煎白果。醬炒核桃。鹽水熬花生之類。不可枚舉。又花葉亦可以為菜者。如胭脂菜。金雀花。韭菜花。菊花。葉玉蘭瓣。荷花瓣。玫瑰花之類。愈出愈奇。

喜慶家宴客。與平時宴客。絕不相同。喜慶之肴饌。如作應制詩文。只要華麗出色而已。若平時宴飲。則烹調隨意。多寡咸宜。但期適口。即是嘉肴。

或有問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經濟。又能立功名。立事業。而無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淺薄也。又曰。出身微賤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嚮肉。本不可少者。然僅有此一嚮肉。而無珍饈嘉肴以佐之。不可謂之盛席矣。故曰。經濟文章。自較科第為重。雖出之捐職。亦可以治民。珍饈嘉肴。自較嚮肉內更鮮。雖出之家廚。亦足以供客。

### 堆假山

堆假山者。國初以張南垣為最。康熙中。則有石濤和尚。其後則仇好石。董道士。王天子。張國秦。皆為妙手。近時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勝於諸家。如儀徵之樸園。如臯之文園。江寧之五松園。虎邱之一樹園。又孫古雲家書廳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筆。嘗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余詰之曰。不用條石。易於傾頽。奈何。戈曰。只將大小石鈎帶聯絡。如造環橋法。可以千年不壞。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後方稱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臺池館。一切位置裝修。亦其所長。

### 製砂壺

宜興砂壺。以時大彬製者為佳。其餘如陳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陳用卿。蔣志



雲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則以陳曼生司馬所製為重矣。咸呼之曰曼壺。

### 度曲

儀徵李艾塘精於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相頡頏。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為最著。聽其悠揚跌宕。直可步武元人。當為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極曲譜為海內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即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嘖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端。

### 十番

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鼉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象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憶於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寓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於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令人

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  
宮牆

演戲

梨園演戲

高宗南巡時為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為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  
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  
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為崑腔中第一部今絕響久矣

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  
象子路口氣將辰生之想子路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為絕  
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為老戲以亂彈灘王小調為新腔多搭小  
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稱新奇而觀者益眾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  
矣豈風氣使然耶

雜戲

按文獻通攷雜戲起於秦漢門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今世之測變器物及弄缸弄  
梳諸劇愈出愈奇皆古所無也道光初年以國喪不演戲大家酒館輒以戲法弄

梳雜以詼諧為佑觴之具自此風行一時同鄉言心香通守嘗置酒招余戲書二絕云空空妙手能容物疊疊清言欲笑人謾道世間人作假要知凡事總非真蹋球弄梳真無匹舞劍緣竿未足多觀者滿堂皆動色一時里巷廢絃歌惟攷元吳淵穎有梳珠詩云梳珠聞自宮掖來長竿寶梳手中迴似即今之弄梳也可補古雜戲之缺雜戲之技層出不窮如立竿吞劍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燈弄刀舞盤風車簸米飛水頂燭摘豆抽籤打毬鉛彈攢梯弄缸弄甕大變金錢仙人吹笙之類一時難以盡記又有一老人年八十餘能以大竹一竿長四五丈豎起獨立竹竿頭上更奇不知操何術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戲弄鼠攢圈蝦蟆教學螞蟻鬥陣等戲則又以禽獸蟲蟻而為衣食者也

履園叢話卷十二終

履園叢話卷十三

科第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種德

吾鄉鄒于度忠倚。前身相傳為金山寺老僧。明末有新狀元舟過金山者。觀者咸歎羨之。老僧曰。狀元亦人為之耳。有何難哉。崇禎庚午科。于度之父名克金者。挾重貲。赴金陵鄉試。泊舟京口。忽起大風。行舟多覆。鄒君啟其篋。指謂人曰。吾財不吝。有救得一人者。予十金。於是人爭赴救。溺者皆活。而金亦盡矣。老僧於山上見之。曰。此人。有德。吾可去矣。遂入定坐化。是科鄒君中式。歸。見老僧入室。而于度生。本朝順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狀元及第。

陳理。山陰人。字厚菴。康熙初官廣西平樂府司獄。因入籍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廬。事平回籍。幸獲無恙。後長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進士。官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次子廷綸。登三十九年庚辰進士。官安徽廬州府知府。孫齊襄。應雍正七年保舉賢良方正科。歷官至江西廣饒九南道。次齊翫。江南鎮江府通判。次齊賢。陝西鄜州知州。次齊芳。湖北監利縣知縣。次齊庶。刑部直隸

司員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舉人。次齊綬。思蔭生。次齊紳。中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至其曾孫聖瑞。官刑部陝西司郎中。聖時。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聖傳。官福建臺灣縣縣丞。殉賊匪林爽文之難。世襲雲騎尉。聖修。官雲南府通判。皆舉人。玄孫廣寧。以龍雲騎尉世職。歷官壽春。兗州。騰越三鎮總兵官。與余為總角交。故能知其家世如此。

崑山徐健菴司寇之祖贈公某。於明時嘗為常熟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贈公代具疏草請賑。文靖猶豫未決。筮之。因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無算。生子開法。於鼎革時。有鎮將某。寇掠婦女數百人。鎖閉徐氏空宅大樓。嚴命開法監守。開法悉縱之。送還其家。遂將空宅焚燒。及某來索取。曰不戒於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開法連舉三子。元文。中順治乙亥狀元。乾學。中康熙庚戌探花。秉義。中康熙癸丑探花。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貲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嚴曉山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祲。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即起。始終理其事。不假手僕從。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

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表又中舉人良表胞弟良訓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又入翰林

吳門蔣憲副公改葬貞山堪輿云大不利於長房公家媳盛夫人謂其子榮祿公之遠曰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素孝聞母命即以言達於各房為憲副公改葬焉時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尅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榮祿公子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巳禮部主政文淳舉康熙丁卯自此孫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順天三世同榜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朝朝士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

繆蘇書名慧隆吳縣諸生父國維由進士歷官貴州右參政嘗平蠻寇之亂民德之蘇書乃叙次歷官政績走數千里請祀於闕於浙於黔吳人稱公孝行子彤自幼穎悟中康熙丁未狀元孫曰藻乙未榜眼曰芑戊戌進士曾孫敦仁遵義俱中甲科

錢塘王文莊公際華之父名雲廷陰德甚多嘗於除夕有販者索僕所負賑因僕已更他主告之故販遽肆咆哮公即代償之又一日家人市帚賣帚者既去復來云失其一公償以錢賣帚者睨視謂曰使汝不匿帚肯與我錢耶人咸謂公公怡然也其

忠厚類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鄉試。文莊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禮部尚書。

張映葵字筠亭。長庠生。好學能文。敦行不怠。賴硯田盡心教誨。貧無修脯者。無異視也。從學五百餘人。成進士者濟濟。後以拔貢任天長教諭。旬課月試。寒暑不倦。成就甚眾。嘗攝縣篆。有廉聲。以賑荒積勞成疾。卒於官。祀鄉賢。子光焯。孫鳳翼。相繼科甲。石琢堂殿撰。為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一日閱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詆文公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并及閨閫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為者。竟敢形諸奏牘。以污穢之。此編書者亦逆知後人之必不信也。且偽謾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閱竟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而苦無資也。夫人蔣氏。時菴侍郎姪孫女。頗明大義。欣然出奩中金釧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燼於孽海中。是年登賢書。至庚戌歲。遂大魁天下。後官至山東按察使。

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節儉起家。力行善事。學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而推誠相與。益以積德行善為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己酉舉人。錫惠。錫晉。嘉慶辛酉。同登鄉榜。



姚秋農總憲中嘉慶己未狀元。臚唱之前一夕。京師人有夢迎天榜者。見金牌二道。上書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八大字。蓋姚高祖陳臬江南。嘗以事活萬人。知其有陰德之所致云。

立品

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吾邑錫金兩學儀門前。明時有一榜九進士。六科三解元兩區。志一邑科名之盛也。本朝順治丁亥己丑兩科。皆中十一人。自

壬辰至甲辰六科中。有四鼎甲。

壬辰狀元鄒忠倚。乙亥榜眼華亦祥。

甲辰探花周弘。

三元備焉。

解元范龍會元。

錢前明未有此盛。康熙中修學。有欲易此二區者。一士人爭之曰。區不可去也。九進

士中有高忠憲。三解元中有顧端文。皆一代名賢。豈可去乎。至今尚仍舊額。

康熙初有人見趙恭毅公申喬應童子試儀容肅穆。言語安詳。寓一樓。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效之聲。後中進士官至尚書。立朝謇諤。一代名臣。

科第之得不得。在衡文之中不中。與其人之人品學問。原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掇巍科者。就有學問也。梁溪雜事載明初開科時。諸生大比文在高等者。必得縉紳三老保舉。生平無過。方准入試。其結狀分欵至十餘條。永樂初邑中有徐紹德者。以曾共

倡女飲酒。為鄰人所詰。降廩不與試。其遴選人材如此其重云。

狀元會元。解元。雖三年內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婦人女子皆所健羨。一隔數年。便茫然不復能記其名矣。須其人有功業文章。膾炙人口者。方能流傳。即如三元翁覃溪先生。嘗考過自唐至今。計有十三人。所傳者惟宋之王曾。明之高輅而已。

馮鈍吟先生。嘗言子孫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長者。與其出一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昔江陰有某進士者。少無賴。不齒於人。中式後。鄉人不禮焉。有一士人曰。公等誤矣。凡人中過進士。原該稱呼老先生。譬如呼牛為牛。呼馬為馬。勢不能稱其為牛馬也。故讀書人必先立品。

### 孝感

彭一菴。名瓏。字雲容。長洲人。方言矩行。士林推重。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歿。人謂誠孝所感。服闋。補長甯令。潔己愛民。以不善事上官。受誣被揭。其子定求。聞難赴粵。焚香籲天。事得白。公回籍。殯葬父母畢。懸親遺像於書室中。寢興出入必拜告。終其身如此。後定求中會元。狀元曾孫啟豐亦會元。狀元官至兵部尚書。啟豐子紹觀。紹升。孫希濂。希洛。希鄭。曾孫蘊輝。俱中進士。科甲不

絕

吳編修廷珍字叔琦吳縣人幼孤奉母極孝十八歲遊庠後夢神謂曰汝壽止二十汝知之乎吳夢中驚泣曰修短固定數但無以報老母奈何神曰既有此念自可延生但須努力行善耳驚而悟即奉立命功過格實力奉行閱六年戊辰登鄉薦忽夢遊神廟殿闕巍峩旁有人謂曰汝得鄉舉乃力行功過格之報也從此益自奮勉奉行愈力并將功過格諸善本參酌採輯刊列行世嘉慶辛未以第三人及第

求籤

康熙己未編修徐逸少先生公車北上禱其鄉大乘菴土神得一籤後二語云今日杏園沉醉後聲聲報道狀元歸徐大喜以為必登大魁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歸允肅也而先生亦捷南宮授庶吉士云

吾鄉王殿撰雲錦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擬不與禮部試求籤於關帝廟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之句乃赴京遂捷南宮大魁天下

關聖帝君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鄧小山教授雲倬為諸生時祈得之乾隆癸

卯鄉試中三名。閱十年。癸丑會試中九名。毛養梧主政繡虎。嘉慶己卯鄉試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會試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幾歿于京邸。年三十三歲。又一士子祈得是籤中六十六名。

蘇城蔣騰越公配黃淑人。懷孕時遣嫗禱於韋馱神。得一籤云：懷孕生男，已有期。後來金榜掛名時，旋生長子曾忻。越十年復懷孕，又得是籤。生四子：曾煜、後、兄弟俱中甲乙科。曾忻為長沙知府，曾煜為郴州知州。又是籤旁註有綿長寶貴字。曾忻於長沙任題陞長寶道尤驗。

嘉慶甲子科江南鄉試。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祈得一籤，有云：自南自北，自西東。及入場，首題為：謹權量至四方之政行焉。文後比即用此句。下股對無黨無偏無反側。主考戴可亭先生以經語現成密圈批中。

夢

朱竹垞檢討於康熙辛酉主試江南。拔胡任興領解。初胡夢有人授以詩，有手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甲戌會試，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試後謁其房師趙恒夫於寄園。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對果第一。

吾邑趙舜儀寄居妻族康熙乙酉春夢有人告曰今科解元教場巷趙姓也趙訪之巷中並無趙姓應試者舜儀乃重價得巷內數椽遷居以應所夢及榜發解元為黃音果居巷內庠姓趙也鬼神之弄人殆不可曉

康熙戊子科蘭谿鄭孝廉集系有弱症入闈復發倦極朦朧夢人語云子中式須待一千五百年醒而大志明早得孟子題乃由堯舜至於湯三節也甚喜揮毫如意遂與鄉薦

雍正癸卯以登極連開鄉會恩科范浣浦咸先一歲夢泥金報捷有齊第五三字及鄉試題乃子華使於齊一節會試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節皆齊字在第五范遂聯捷入翰林

甯河崔解元鳳集乾隆庚辰赴試祈夢有功名祇在草橋頭之句醒而不解行至草橋正演紅梨記趙解元事是科果掄元

吾鄉有顧東田者名與沐曾宿關帝廟夢一人屠狗而去其心又一人殺牛而去其首皆置東田前醒而惡其不祥後中式戊午科舉人始悟戍去心為戊牛去首為午也

蘇州蔣古愚學博秉鐸穎上督課諸子甚嚴時穎上人有兒童都識孔夫子祖父當如蔣老師之句古愚子國華乾隆庚午舉人丁丑進士官至永平守國萃庚辰辛巳聯捷官中翰惟長子學文富於學屢躋南北闈古愚憂之甲申元旦夢家中廳聯更換上聯長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聯二人同心頌詩讀書落款鍾離子彭錢書古愚醒後以告學文學文愈加發憤每日三文一詩寒暑不輟明年乙酉舉京兆試書經房南元次題君子居易以俟命一節從弟禹邁同榜以詩經房中式主考同鄉彭芝庭大司馬為正滿洲鍾公名音為副也

吳香亭玉綸登乾隆辛巳恩科進士先於戊寅年除夕夢竈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牌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公登舟岸旁鳴金伐鼓見洪濤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寤以告觀察公玉衡公之兄也謂公必中蛇者已也金屬辛其歲適聖壽開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至是果中會榜時公年纔三十耳見湘舫閣學所撰年譜

李石渠先生名殿圖嘗官福建按察使少時祈夢卜科第夢神語之曰遇亨而通不解所謂乾隆乙酉中式北棧出劉侍讀亨地房丙戌會試虛學士文昭薦中撥入紀

太僕復亨房夢始驗

蘇州何一山中翰桂馨入泮前夢中得詩云第一才名第一仙聲華好並李青蓮世人莫笑詩腸澀匹馬秋風落照前後中甲科授庶吉士散館欽定一等第一授編修及翰詹大考以詩中錯字列下等改授中書何下名即李重輪也則秋風落照前五字悉應矣。

涇陽怡廷相鄰居有村學究夜夢城隍廟前有火紅緞金書云庚子科解元柳邁祖八大字遂以夢告之廷相廷相即於是科中式其榜首果柳邁祖也。

鼎甲

順治十年江南學政石公申歲試案遲遲不發既而謂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狀元是以遲滯一崑山徐元文一吳縣繆彤一長洲韓勣石公召韓謂之曰子文元氣渾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發然光藏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乎後徐繆兩人俱中狀元韓以青衿終其身其子葵果中癸丑狀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評如此。

順治乙未會試題詩可以興七句會元秦弒卷本房以為平而棄之會世祖作此題典試官探知破題為詩教有七急欲索七股格者以定元遍索不得再翻落卷

得秦文正七股。遂置第一。及進呈。

世祖大稱賞。硃筆濃圈。擊節不置。臚唱日一。

甲至二名。不及秦。

世祖色變。至第三名為秦鉞。

世祖乃大悅。拍案曰。吾意

此人必鼎甲也。賜袍服。特比狀元。一時稱之。以為異數。

順治戊戌。狀元為常熟孫公承恩。

世祖甚器重之。時公生子入朝。

世祖問

曰。爾子曾取名乎。公對曰。未也。

世祖曰。爾是狀元。盍名為元。既而曰。狀元是爾

已做過。將來必為宰相。當名曰相。後公隨。駕冒風寒。未幾卒。其子相坎軻終身。

蘇城吳氏始祖瑩。明時葬在胥門外桐塢。與七子山相對。有術者過其地曰。此吉壤

也。逢壬戌當發。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時行。中狀元申為吳壻。天啟

壬戌。陳文莊公仁錫。中探花。陳為吳壻。康熙壬戌。彭太史寧求。中探花。彭為吳壻。乾

隆壬戌。陸明府桂森。中進士。陸為吳壻。嘉慶壬戌。吳裔孫棟。華殿撰。廷琛。始中會狀

道。先壬辰。廷琛堂姪鍾駿。又中狀元。

韓文懿公葵。字元少。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其為文也。原本六經。出以

典雅。不蹈天崇決裂之習。補博士第子員。以欠糧三升。為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

拔取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邑童子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或云其在宗邑罕見其

廟朝廷一句。



文以為不通。貼文於照牆。不取時。海寇作亂。蘇郡中有駐防兵來守。韓公家居。妻門其屋。盡被圍封。為屯兵之所。其裝摺尚欲著房主辦理。公既無居。益落魄不偶。迨崑山徐大司寇乾學來蘇。方夜寢。有門生候於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為笑柄。徐聞之急。問公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命延見。收為門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闈鄉榜。康熙癸丑會狀。連捷官至大宗伯。噫。韓非徐不足以為師。徐非韓不可以為弟。誠千古知己也。

常州莊本淳學士培。因少時頗自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與榜眼及第。時學士猶未捷南宮也。賦詩調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弟兄。後果中甲戌狀元。潘芝軒尚書未第時。與其兄樹庭中翰。咸為名諸生。有聲黌序。其封翁雲浦參軍。索余書楹帖一聯云。老蘇文學能傳子。小宋才名不讓兄。後芝軒中癸丑狀元。樹庭頗惡此聯。為易去之。皆識也。

乾隆辛巳。殿試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閱卷。兆自陳不

習漢文。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圈多者即佳也。將軍檢得趙翼卷。獨九圈。遂以

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上親定甲乙。然後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

折封傳集引見

上是日閱卷逾時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

江人且皆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陝西人也因特召讀卷大臣問本朝陝西曾有

狀元否對曰未有

上即以三卷互易趙為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

班跪而趙獨帶數珠

上陞殿遙見以問傳恒恒以軍機中書對且言昔汪由敦

應奉文字皆其所擬也

上心識之其明日

諭諸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

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尚未有即與一狀元亦不為過耳於是趙翼之名益著

吳中有諺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唯亭鎮名也去郡東四十餘里乾隆庚子六月十八

日夜東北風大作海潮洶湧直至婁關明年辛丑長洲錢湘舫解元榮果中會元臚

唱第一道光辛卯八月潮水又過唯亭其明年壬辰吳縣吳鍾駿狀元及第是科會

元馬學易亦在同城

本朝鼎甲之盛莫盛於蘇州一府而狀元尤多於榜探順治戊戌科則常熟孫承恩

順治己亥科則崑山徐元文康熙丁未科則吳縣繆彤康熙癸丑科則長洲韓葵康

熙丙辰科則長洲彭定求康熙己未科則常熟歸允肅康熙乙丑科則長洲陸肯堂

康熙庚辰科則常熟汪繹康熙壬辰科則長洲王世琛康熙乙未科則崑山徐陶璋

康熙戊戌科則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科則長洲彭啟豐乾隆丙戌科則吳縣張書  
勳乾隆己丑科則元和陳初哲乾隆辛丑科則長洲錢榮乾隆庚戌科則吳縣石韞  
玉乾隆癸丑科則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科則元和吳廷琛嘉慶戊辰科則吳縣吳  
信中道光壬辰科則吳縣吳鍾駿也

康熙丁丑科榜眼為常熟嚴虞惇康熙乙未科榜眼為吳縣繆日藻嘉慶乙丑科榜  
眼為長洲徐頤嘉慶辛未科榜眼為吳縣王毓吳

順治乙未探花長洲秦鉞也順治己亥探花崑山葉方藹也康熙庚戌探花崑山徐  
乾學也康熙癸丑探花崑山徐秉義也康熙丙辰探花常熟翁叔元也康熙壬戌探  
花長洲彭寧求也康熙壬辰探花吳江徐葆光也乾隆乙卯探花吳縣潘世璜也嘉  
慶辛未探花吳縣吳廷珍也

元

自有科第以來中式三元者十有一人唐張又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真王  
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本朝則錢榮陳繼昌二人而已

吳中會狀連元者凡六人韓莢彭定求陸肯堂彭啟豐錢榮吳廷琛也惟彭氏一家

祖孫會狀其餘則寶應王式丹儀徵陳俊仁和金姓嘉善蔡以臺秀水汪如洋及近時陳繼昌六人也

相傳蘇州解元自明宏治戊午科唐寅以科場事斥革後總不利長洲范龍吳縣申穉施震銓崑山王詰生吳縣張兆鵬長洲惠士奇施陞錦薛觀光元和梅賡常熟仲嘉德崑山孫登標昭文李景訢惟錢榮中會狀顧元熙官翰林侍講其沈清瑞張祖勳陸仁虎俱不甚顯達亦異事也

吳門蔣時菴侍郎元益字希元中乾隆乙丑會元圓妙觀道士有李仙隱者戲謂侍郎曰君本三元惜名與字已占兩元耳初侍郎會試原掇第七名進呈高宗御

筆親改第一殿試卷以重寫策字不得進呈高宗每拆一卷必問會元在那裏

問至三阿文端公在旁對以不在內自六卷以下遂不復拆甲午典試浙江陸辭請

訓高宗謂元益曰你是狀元乎元益對曰臣是會元高宗曰你很可做

狀元可知凡人命名之與遭際竟有暗合者後錢湘舫閣學榮為侍郎門生且館於侍郎家最久竟得三元

乾隆乙酉科吳門顧梅坡為龍泉令入闈分校至九月初四日各房薦卷俱已中定

將出榜矣。諸房考相聚飲。惟一令尚在房閱卷。共邀之。某令持一卷出。謂此卷可中魁。惜首場第一藝已用藍筆抹。奈何。諸人取閱。咸稱善。第已抹無復薦理。顧公曰。如果欲薦。吾能洗之。其法將白紙襯用淨筆洗去。有微痕加密點焉。隨呈薦。主司擊節嘆賞。即發刻。因魁卷已定。置廿餘名外。揭榜乃杭州潘庭筠也。赴鹿鳴宴。見房師某。某指梅坡謂潘曰。此汝恩師也。因告之。故潘泥首謝。稱門生焉。至辛卯會試。潘首場。遇同鄉友抱病。擬曳白。潘勸之。且示以己作。囑其運化。其人喜。直鈔之。餘仍自作。病乃愈。完二三場。闈中兩卷俱薦。此人定魁。而會元即潘也。後以雷同並黜。潘大恚。遂成心疾。後仍提禮闈。入詞林。官至御史。其孫恭壽。中道光辛卯恩科。解元。嘉慶戊午科。江南鄉試。揚州出文武兩解元。黃承吉。江都人。張金彪。甘泉人。其明年會試。會元又江都史致儼也。

道光壬辰元旦黎明。蘇州正誼書院講堂前。有喜鵲數十。飛鳴往來。山長涇縣朱蘭友先生親見之。以為祥。是年會元為馬學易。狀元為吳鍾駿。俱肄業於正誼者。

康熙乙酉科。長洲蔣學海以五經中式。是科進呈題名錄。蔣列於解元之前。稱五經解元。前此無有也。

異事

吾邑中父子同榜者前明惟崇禎己卯科秦欽翼及子沂也。國朝康熙乙酉則秦道然與子芝田。然父北而子南。雍正壬子則周永禧之與子日萬。皆南榜也。日萬與弟某同入泮。與父同舉鄉試。與季弟日瓚。乾隆辛未同捷南宮。亦科名異事。

有寧波秀才金法者。素有心疾。發狂鎖禁者已數年矣。乾隆乙酉年秋試時忽愈。遂進場。及揭榜中魁。選赴鹿鳴宴。憶及策內脫寫第三問。心恐磨勘罰停會試。仍發狂。復鎖禁數年而死。

康熙中有長洲周某。年纔舞勺。應院試。遇一癡道人。謂周曰。功名有路。消寒會。喜氣全憑一字中。不解何義。及十八歲入泮。則九九也。應鄉試。改科。始中副車。聞報日。值重陽。亦九九也。八十一歲以老生。欽賜舉人。亦九九也。歿後。以子貴贈官。適九十。九歲亦九九也。消寒之數。無不相符。亦奇矣哉。

吳門蔣西原。中康熙癸巳科鄉榜第四。至乙未科。又中會榜第四。虞山孫子瀟。中乾隆乙卯科鄉榜第二。至嘉慶乙丑科。又中會榜第二。又有楊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戌進士。幼時為童子試。縣府察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挑選陝

西鄉縣知縣掣籤亦第五名。人稱為楊第五尤奇。

嘉定秦馨園殿撰為秀才時。曾入葦蘇州祠祈夢。終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覺頭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為其一夾。痛不可忍。隔十年後中狀元。始悟頭上一甲耳。夢神之巧如此。

吾鄉有蔡瓊枝者。曾過日者言。子當得科第。然必為僧。乃中耳。後入泮。學官索贖儀。蔡奇貧。無所贖。學官乃拘而閉之一室。瓊枝讀書不輟。時場期已逼。邑中大半赴金陵。會學官他出。其夫人偶步外庭。聞讀書聲。問何人。曰生員也。夫人曰。今試期已迫。奈何。拘此。放之。出乃步行赴試。將入城門。已閉。寄宿僧寮。是夜衣冠盡被偷兒竊去。不得已借僧衣帽服之。入城訪友寓。始易去。是科遂中式。果應日者言。此康熙初年事。

餘姚邵二雲先生名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為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澀滯。至夜半而首藝尚未成。心甚慌惚。憶前己丑科落卷內。有子在陳曰。至狂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篇。並不妄思捷獲。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數賞。以為空中議論。通場所無。竟置榜首。先生學問素

充經經緯史。下筆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時。而為帖括題所束縛耶。即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錄絕不相關之題文耶。乃竟以此得元。亦奇矣哉。可見時藝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自得之耳。

汲縣林午橋司馬溥。乾隆丙午鄉試。詩題山呼萬歲。因書帝謂為三擡。詩經帝謂文玉乃天帝也。遂貼出。時舉公沅為監臨。偶見林卷。曰。帝謂原該三擡。豈可貼耶。遂送彌封。是科竟中式。至己酉會試。捷南宮。覆試詩中出句。有從心應莫踰。又為閱卷大臣所貼。批云。踰字入七虞。從無仄用。適和相來見此卷。遂將批條揭去。仍以進呈。莫解其故。咸以為此人必有囑託。而林茫如也。隔數年後。讀高宗御製詩。有從心不踰矩斯貞之句。已作仄聲用矣。始知和相記此詩以為證耳。

本朝同邑人而一榜及第者。康熙壬辰科。狀元長洲王世琛。探花徐葆光也。康熙乙未科。狀元蘇州徐陶璋。榜眼繆曰藻。傳臚李錦也。雍正庚戌科。狀元錢塘周霽。探花梁詩正也。乾隆壬戌科。榜眼武進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也。乾隆乙丑科。狀元武進錢維城。榜眼莊存與也。嘉慶辛未科。榜眼吳縣王毓吳。復姓吳。改名吳。探花吳廷珍。傳臚毛鼎亨也。



祖孫父子兄弟同科者。江西奉新縣有甘汝來與其父萬達。弟汝達。子永。雍正丙午同舉於鄉。惟汝來官至尚書。

國史有傳。父子同登進士者。乾隆乙未科。烏程費瀛。子蘭先。甲戌科。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科。大興邵自鎮。子庚。曾。嘉慶甲戌科。仁和陸堯春。子以烜也。三世同榜者。乾隆丁酉科。順天榜。吳口蔣曾煌。與其弟業謙。姪元復。姪孫榮也。嘉慶甲子科。蔣榮之子景曾。與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順天榜。又三世同科。

本朝同胞兄弟同登進士者。順治三年丙戌科。膠州法若真。法若貞。六年乙丑科。烏程姚延啟。姚延著。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宜興儲大文。會元。弟儲郁文。儲雄文。俱同榜。雍正五年丁未科。宜興儲方慶。儲善慶。八年庚戌科。福山鹿廷瑛。鹿廷瑄。乾隆元年丙辰科。歸安沈涵。沈三曾。且聯名入翰林。二年丁巳科。歸安潘汝誠。潘汝龍。十三年戊辰科。涿州劉湘。劉洵。三十四年己丑科。長洲張學庠。張學賢。大興黃叔琬。黃叔璫。山陰沈詩李。沈詩杜。二人木孿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長洲彭紹觀。彭紹升。三十七年壬辰科。咸甯賈策安。賈策治。四十三年戊戌科。大興邵自昌。邵自悅。五十二年丁未科。靈石何元娘。何道生。六十年乙卯科。烏程王以鋸。中會元。胞兄王以銜。即中

第二 廷對狀元嘉慶四年己未科。大興俞恒澤、俞恒潤、滿洲廉善、廉能同登鄉榜。同中進士。十六年辛未科。固始祝慶蕃、祝慶揚。

同胞兄弟俱中甲科者。崑山徐乾學之子樹穀、烟樹敏、樹屏、駿兄弟五人俱中進士。長洲張孟球之子學庠、紹賢、應造、企齡、景祁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學庠、紹賢同榜進士。應造亦中進士。大興金澍、金浴、金潢、金洪、金濬。又邵自昌、邵自華、邵自悅、邵自本、邵自和、邵自巽、邵自鈞、則六正榜。一副榜。代州馮履咸、馮履豫、馮履泰、馮履豐、馮履謙亦同中甲科。又鄒平李鵬九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內中兩進士。太倉李錫恭兄弟五人亦俱中鄉榜。惟錫恭中進士。

弱冠登第者。順治丁亥。王熙年二十一。乙未。伊桑阿年十六。戊戌。陳廷敬年二十。辛丑。□年二十。康熙己未。李亨青年十六。辛未。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保年十九。蔣麟昌年十九。乙丑。夢麟年十八。戊辰。朱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綬年二十。甲戌。戈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承恩年二十。丙戌。祥鼐年二十。甲辰。蔣攸銛。文□年十九。嘉慶辛未。候官李彥章年十六。長洲一邑中。蔣埴、彭紹升二人而已。

道尤乙酉科。廣東鄉試有陸雲從者。年一百二歲。欽賜舉人。陸赴鹿鳴宴。房師戲謂之曰。三場辛苦。還能耐耶。陸對曰。百歲蹉跎。竊自慚耳。詢其何年入泮。陸曰。鄉先達莊有恭中狀元之年。門生已應童子試。第二次。去年歲試。始入泮也。其明年丙戌會試。又欽賜國子監司業銜。實年一百又三歲。京師哄然。咸往觀之。貌如六十許人。耳聰目明。步履甚疾。

吳門周存善放生。嘗作放鯉詩。末句云。儻若乘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句不佳。忽憶放鯉詩。因以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陽湖趙甌北先生。中乾隆庚午鄉榜。其外孫湯文卿錫先。又中嘉慶庚午鄉榜。先生賦詩云。我方重赴鹿鳴筵。且喜東床有後賢。一代賓興傳異事。外孫外祖聚同年。文卿亦賦詩呈先生云。騷壇一代主齊盟。少小相依識性情。難得母家成宅相。竟於甥館繼科名。翹才也算登黃閣。執拂曾經侍碧城。但願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問前程。

### 武科

馬全初名瓌。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某狎。語失歡。奮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俱墮濠水中。觀者解紛。至督轅。全復大譁。事聞制府。俱

為參劾時年未三十耳。遂罷官。流落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材勇。留京營教習。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舉。其明年聯捷廷試。技勇冠多士。又中狀元。前後兩榜鼎甲。亦所未聞。

歸安胡某。恂恂為善人。極風雅。勉子弟讀書。不許馳射。所生四子。長元龍。次躍龍。三虬龍。四見龍。俱中武進士。元龍官廣西左江鎮總兵官。躍龍官江蘇揚州營遊擊。虬龍官陝西新安鎮總兵官。見龍官山東濟寧衛守備。元龍次子開璉。以武舉官廣東龍門協副將。躍龍二子。亦中武舉。胡某四授誥封。年八十餘而卒。以同懷四人而俱中武進士。大江以南所罕見者也。

泰州劉榮慶。劉國慶。同胞兄弟。為武狀元。古今未聞。亦可為熙朝盛事。

履園叢話卷十四

祥異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欽天監奏稱明年元日午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并繪圖進呈。御覽。宣付史館。案漢書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宋史開寶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餘年。始一遇也。本朝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嘉慶四年四月初一日。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廿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距宋時又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而瑞應已五見。實我朝億萬年無疆之祥瑞也。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滿天。繚互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十三十四五更時。俱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天矯。日出始散。

水牛

國初安東縣長樂北鄉名團墟。鄉民張姓者畜水牛百頭。入水輒失其一。一夕張夢牛云。我已成龍。與桑墟河龍鬪不勝。君可於吾角上繫二刀以助之乎。張旦起視羣牛中。誰可繫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鱗如龍然。遂以雙刀繫之。次日大風雨。桑墟河龍傷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為龍。今過大河諱牛字。過桑墟諱瞎字。否則風濤立至矣。丁丑秋日余遊海州雲臺山。聞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載海州志。

### 聚寶珠

順治間福建漳州平和縣范某妻。夜起見地上有紅光。從暗中取所帶冠子罩住。以火燭之。得一大珠。藏妝匣中。匣惟一簪。明日啟視。得簪無數。珠在其底。始知為聚寶珠也。因試以金銀無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後改葬其親。與妻同在墓上。及啟壙。有無眼白蛇一條。見風化水。是日取視珠。遂無光。試之亦不驗矣。

### 道士鵝

嘉興紫虛觀。國初有道士薛存素者。為含山盜所劫。索金不與。盜殺之。視其首。乃鵝也。存素仍無恙。盜異而釋之。王澹人有化鵝堂記。

邱三近者是勝國遺老。削髮為僧。名正諱。學問淹博。工書法。何義門先生總角時業師也。年八十一。盜湫而逝。有白蛾從鼻孔中飛出。

### 烏城

順治十六年。嘉定縣東南鄉。有烏數千。營一巨巢。四圍戶牖。儼如城堞。土人毀之。計柴三百餘擔。明日復營。謂之烏城。

### 銀變蝦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麵店。生理適有人還銀十兩。即置於麥囤中。一傭工人見而竊之。隨逃出行。不半里許。覺身畔蠕蠕而動。乃走至荒墳。取銀解視。則盡變蝦蟆。躍入草中。於是仍歸供作。迨後太素尋覓此銀。其人直言所以。乃與共跡之。則銀固儼然在也。此康熙初年事。

### 一產四子

康熙二年。山陰縣寶盆陳姓婦。一產四子。腹上微見鱗甲。十年五月。單港民家。有猪生十二隻。皆四耳。載縣志。袁簡齋詩話載直隸完縣。亦有一產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產三十二男。不雜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紹興潞家莊人。其婦六胎。

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 珠光

康熙五年。寶山縣民見海中一蚌。長約四五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納。白光互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霎時間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為蚌所啣。良久始脫。忽沉入海。餘四龍悉散。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聞此蚌至今尚在上海崇明之間。海上珠光一現。數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燭霄漢。忽聞忽闔。難以言狀。或謂珠光現兩三年內。其地必有漲沙。屢試屢驗。友人陳雲伯嘗為崇明令。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 小蛇

康熙中。嘉興王店鎮西偏。有關帝廟。僧偶焚香殿上。見小蛇長尺許。蟠伏神座前。驅之不去。諦視之首有二角。僧知其異。以果餅飼之。輒食。葷腥則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飲水。人有見之者。約長十餘丈。居人逐之。則歸廟中。而不知即此小蛇也。一二年後。有估舶過此。舟人見有小蛇蟠伏柁上。驅之又來。如是者數次。舟人遂載以行。行至雙板橋。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見一龍自船尾上昇。水隨之湧。而估舶竟無恙。



自此以後廟中小蛇不復見矣。

### 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揚名開化兩鄉之間。有虎患。夜行晝伏。報之縣官。飭獵戶捕。抵絕無音響。至癸酉三月。忽於石鵑見之。虎卧草中。莫敢撻者。少年沈二業販柴。適見之。以堅木幹直前擊其頭。虎大吼跳起。噬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腿。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獵人前。放鳥鎗斃之。少年以藥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歲。虎入董鵑民居。傷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鳥鎗。偕眾逐虎。利獨擒得之。揮眾人退。挺身而追。虎迫撲朱。鎗不能發。被傷面額。朱即以鎗直入虎口。兩手相持。鎗為之屈。虎亦負痛而遁。朱猶縱步回家云。

### 魚鬪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魚鬪於海中。其聲如雷。一魚死。流入嘉定縣地方之小練祈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

### 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縣大場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兒。不啼亦不動。稱之

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鄉有夫婦二人喜於為善老而無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彌月生出一兒甚肥白能啼哭遂撫育之如己子後知為牧童與牛頑耍而成胎者也異哉亦為善之報

魚吐珠

康熙中恩免田賦例業主得七佃戶得三時吳門蔣懷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齡謂公曰窮佃無告盍盡與之公從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蔣門叩謝中有佃網得一魚重十餘觔以獻蔣受之給錢二千文忽見魚口中吐出一珠蔣謂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歸佃喜甚歸舟至太湖珠漸大從掌中躍入河忽起祥光湧出一塔塔頂現樓臺閃爍絢爛五色氤氳頃刻而滅蔣即以此魚饋其內兄韓東籬太史孝甚畜之池三日化小魚數百頭亦異事也

塔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為二癸卯復震塔合無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復合不知其理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劉姓世業醫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為暴風雨所摧遂伐去柏幹中空其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像長五寸許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錫杖禦盜

康熙中諦輝和尚駐錫靈隱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錫杖橫山門間今夜有凶人來當慎之三更後果有大盜數十人各持器械號呼而來僧眾皆驚但見錫杖空中自舞盜皆退避少頃又來復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後寺中儲粟富有而盜終不敢犯也

鶯粟雞

吾邑龍尾陵潘姓者以訓蒙為業而喜植花卉所種鶯粟結一瓶其大如拳既老而採之中有三卵若鵝鴿子潘藏之書篋未一月聞篋中啾啾有聲啟視之出三雛試與家雞領之不十日而大逾於鴨觀者如市未幾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碩如鵝卵人來購者十倍其價潘姓不十年家饒裕矣吾鄉張介軒翁所目擊作文記之甚詳

鼻中人

有唐與鳴者。東鄉人。偶晝卧椅上。齁齁睡熟。忽鼻中出兩小人。可二寸許。行地上。疾如飛。家人驚異。將攬之。仍躍入鼻中。而寤。詢之。具述夢狀。始知短人者。即唐之元神也。

見祥為禍

吾鄉蕩口鎮華某。同其子赴江陰科試。舟過錫山。泊黃埠墩。忽水中有鯉魚躍起。正落其舟。華大喜。以為祥。遂將此鯉烹而食之。舟將發。忽起大風。舟為之覆。華溺死。餘人皆無恙。此所謂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者也。

樑中出血

吳門徐太守忠亮。於雍正初。任雲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吳門舊居樑上。忽有鮮血自空而下。家人異之。遂將屋脊拆開。並無他異。不數月。忠亮以任內虧缺銅斤。遂落職監追而死。

抉目魚

海州通潮之港。每歲逢閏。必有一巨魚。或龜鼈之屬。隨潮而上。遂膠於灘。若有人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數丈。海濱人候之屢驗。大凡東海有巨魚流入內地者。必無目。無

目故隨潮而進也。相傳此魚在海中。作風浪翻船。至傷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為人所殺。亦如人間殺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鯨魚眼睛為明月珠。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鑿。謂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鯨為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歷參眾說。以未谷為長。

### 貓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孫至今繁盛。舊第猶在。有一貓能作人言。一日貓眠榻上。有問其能言否。貓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又江西某總戎署。亦有兩貓對談。總戎偶見。欲擒之一。貓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即大德也。遂放去。亦無他異。

### 失金釧

吳江城外地名盛莊者。有某家開油酒舖。一日友來假寢。不能應手。因將其女金釧付之。暫置質庫。閱兩月。其友來將金釧送還。某隨手放店櫃中。是夜寐未熟。聞櫃中有聲似鬼嘯。舉火燭之。見一紙人手持剪刀。觸手即仆。取夾賬簿中。乃查櫃內銀錢。

俱無所失。惟金釧無有也。明晨取紙人出視。胸前有鮮血一點。焚之。啾啾作聲。不知其何怪也。擬託人到龍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費。是又失一金釧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 食鼈食龜

吾鄉葛友匡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於饗中。以備不時。一日獨坐中堂。聞甕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耶。汝月內當死。還欲害如許性命。友匡駭之。遂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蘇州有某富翁者。致貲鉅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龜。庖人將殺之。見龜垂淚。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首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僅嘗數臠。即目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龜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數百龜來啗我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諸人食龜者。皆無恙。

### 食橘化蛇

廣西太平府城東十餘里。有大橘樹一株。廣蔭數畝。浙江縉雲縣有某明經者。宦遊

過此時值九秋紅黃實滿方停輿渴甚採擇其大而紅者一枚噉之忽兩日發赤偏體腫痛先脫兩臂復墮兩股化巨蛇入橋林中亦奇事也

背生

歙縣槐塘地方有程姓者產二男背脊相聯啼聲甚響乃將琴絃作弓鋸之分而為兩以藥敷之不數日平復生肌矣後兩弟兄皆壽至九十餘此乾隆初年事

雞作人言

乾隆十年東鄉黃渡地方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為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後見三岡志畧載明嘉靖間有高橋鎮民家一雞作人言云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後倭寇至適值婦女燒香大肆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大石

五臺山清涼寺有大石一相傳為文殊菩薩遺跡其石方廣四丈上可容數百人而一人挽之即動不解其理高宗庚午西巡駕臨試之果然上為霽顏

蟲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葑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

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 牛背書

朱明經雲翔有佃戶蔡鳴臯者。家畜黃牛。忽生黑毛。排八大字。左曰主皮字三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則天下太平四字。一時觀者甚眾。汎兵牽入城。報城守營。用醋噴濕。其毛不落。撫軍某亦見之。擬奏。聞不果。仍發還。是歲田禾大熟。並無他異。殆豐年佳兆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見明經自撰年譜。

### 紅雞蛋

乾隆廿五年。余時纔周歲。有雞生蛋甚紅。如胭脂新染。連生八九子皆然。一兩年間。合家康安。並無祥瑞。亦無災異。

### 失印

諸城劉文正公。為東閣大學士時。閣中有銀印一顆。忽失去。徧索無蹤。已三日矣。公謂中書舍人某曰。綸扉重地。豈有穿窬耶。宜仔細再尋。三日後如不見。奏請交部議處。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廁。於路上似有物礙足。審視之。乃銀印柄也。取之。竟如鐵鑄。不可拔。急稟劉公用畚鍤掘地始出。不知何緣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



潮來

上海縣城內化龍橋為喬氏世居。廳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荇藻浮萍，淋漓滿壁，莫不驚異。未幾，喬公光烈為湖南巡撫，其弟照為浙江提督。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陸耳山先生錫熊為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海內聞名。

螢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忽一夕螢火團聚，至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後方滅。

醃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干將坊黃天禽家。夏日切醃蛋一盤，暗中有光如螢火。移燈視之，則無有也。惡而棄之。未幾天禽夫婦寡媳兩孫相繼死，家道亦落。余謂天禽家本應敗壞，未必此為祟也。案沈括夢溪筆談載鹽鴨卵通明如玉，屋中盡明。前古已有之。

古樹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閱邸抄，見太常寺奏社稷壇外圍街牆內有年久老槐樹一株，於

五月十四日巳時。忽於樹節内生烟。即率領步軍衙門人等。立時上樹。以水灌滅。事甚奇。憶余乙未歲八月。同吳鏡江母舅遊虎邱。見鐵華巖上大楓樹亦如之。并有火星爆出。遊人聚觀。寺僧亦以水灌滅之。歸而問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異為。井言曰。雍正年間。礮橋之東楊巷蕩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為盜舟也。遂令家人備器械。鼓噪而前。並無一舟。但見火浮水面而已。觀此則知水亦能生火也。

### 異僧

吳門東禪寺。有林酒仙像。即宋異僧遇賢也。好酒。喜食鴿。每食後。鴿仍從喉吐出。飛集梁間。至今塑之。以示靈異。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漁舟。以十文買蝦。視其錢皆太平通寶。啖後悉吐於河。蝦皆紅色。跳躍而去。

### 陰兵

乾隆乙巳歲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聞人聲喧噪。如數萬人臨陣。響沸數里。左近居民驚起聚觀。則寂無所有。第見紅光數點。隱見湖心而已。自鎮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間。每夜俱有燈光。照徹遠近。村人鼓譟。其光漸息。俄又起於前村。

矣

### 黑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饑民載道。吾鄉斗山田中忽生一種黑土。其色微黃而帶白星。可以做餅煮粥。頗清香。食之亦飽。一時哄動。近鄉居民來取土者。日以萬計。同時安徽太和宿松兩縣地方亦有掘蕨得米者。其色純黑。至數萬石。活人無算。當事奏聞。有御製詩。

### 風龍陣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風龍陣。吾鄉石家橋至沈瀆官塘一帶。拔木發屋者。不計其數。最奇者。有夫婦二人在田中種豆。俱隨風飛去。至數里而墮。卻無恙。青石一塊重二百餘斤。亦隨風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墳前荒田中。有湖廣划子船一隻。自空而下。中無一人。惟有青錢四百千。一家卧房內。忽發大響。墜一包裹。內有錢七千文。銀二錠。又有二人自運河塘上同行。皆飛上天。一墮吳江。一墮常熟。各傷折一手一脚。更有奇者。即於是月十四日晚。馬橋板村鴻山。一路發水。頃刻二三丈。居人遽避倉皇。凡草屋土室。盡為漂沒。至吾家西莊橋。水勢畧緩。然亦至門檻而止。此故老

所未聞也。

### 小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二人。持小牛一頭。來吳門。寓於東華嚴寺。來觀者。每人索錢七文。日以千萬計。其牛八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於背。反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嚴二府俱大水。田廬俱沒。餘無他異。

### 貓異

乾隆庚戌年。閏時庭中丞。元撫吳已數年矣。時有內陞之望。署中蓄一貓。潔白如雪。為中丞所愛。公餘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撫摩之。一日見貓尾上漸有珠斑。三四日間。則純赤矣。中丞大喜。抱視諸幕客。咸以為祥。且曰。此得花翎之兆也。未匝月。為高郵巡檢陳倚道叩關入。奏。遂被逮。時馮墨香外翰。在幕中親見其事。

### 雪中人蹟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晝夜。堆積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蹟各一。兩兩相並。屋上尤多。蘇松嘉湖一帶皆然。不知其理也。

### 雙面人

乾隆辛亥秋餘姚儀家橋謝姓產一兒兩面五官皆備作直聲嗚咸為不祥棄置野田中聚觀如市嘉慶丙子七月常熟西南鄉羊共鎮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兩頭眉目鼻口皆具遠近觀者數千人案述異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頭面相向四臂共胸即此類也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縣菜區南四圖地方有周姓者一胞生六男此亦僅見者知縣吳盤齋謂余言載入縣志

神龍攫珠

河南蘭陽城東有王家林離城四里許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後但見紅光燭天人以為火咸往趨救並無影響惟見大楊樹上有爪痕深寸許寬四寸從根直上樹瘤中出烟蓋白楊自焚也先是有兩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見有圓光一團從窗孔中入大寸許其光四繞不定頃之又有一物如水獮從樑隙中入四足方頭長尺許盤旋梁棟間忽向東壁伸爪一攫圓光瀉地又漸縮小而上仍從窗孔中出其物亦隨而出忽聞霹靂一聲但見此物身長數丈已飛上天大雨又至始

知所謂如獺者神龍也。圓光者珠也。此蕭縣劉君竹一為余言之甚詳。

### 老母雞

楓橋市浜高家橋顧姓為兒期歲使庖人殺老母雞方執刀劃然自斷人皆詫之及烹熟和麵食之受毒者四十餘人三人立斃蓋此雞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 二龍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於蜀之犍為一夕旋颶突起屋瓦皆飛天地晦冥霹靂山傾雨雹齊發耳聞神眩食頃始定平地水深尺許有巨舟為風所掣架大樹上者有持傘行人飄去數十里之外者庭中捲蓬門窗俱吹出城外之翠屏山前者惟文廟未損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風雷時有鄉人見二龍空中追逐向東南而去。

### 大龜

乾隆甲寅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者以養貨為業於海中網一大龜長一丈二尺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久之無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填門梁厭其喧擾詭言有司查訊幸即持去無累我也。

沈懼仍曳上船放入於海。始舍之。圍圍焉。不動。船乃還。約離三里許。見龜頭一伸。放白光三丈餘。悠然而去。觸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為之沸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而巍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真靈物也。

###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嶽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曰。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尚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 龍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吳郡有龍鬬於空中。風雨驟至。吹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壓死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長三四丈。鱗大於茶盃。

海獸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地方。大雨霽。海潮退後。有一獸。涸轍沙灘。長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眼口若塗硃。以挺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觀者數百人。咸以為不可殺。擡至海口。遂躍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誌之以俟博物者。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氣甚熱。僅能著單夾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厨夫皆赤身用扇。黃昏時。雷聲殷殷不絕。元旦辰刻。霹靂數聲。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午後始止。其年四月。鎮閩將軍魁公倫入。奏閩省虧帑六百萬。自總督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皆伏法。

棺影

陝西臬司某山東人。其誕日前一日。於署中廳事。陳設燈絲。壽聯。鋪墊之類。時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高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見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見之。兩人失色。僵立。臬司某者來問。亦見之。某遂不樂。憮然去。棺影頓滅。其次日。某



以舊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異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緊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蟾蜍百萬。填塞。日高始散。皆異事也。

錦江巨龜

隴蜀餘聞。載成都東門江岸。有巨龜。不輕易出。出則小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謀逆時。曾一見之。嘉慶丙辰三月。巨龜見於城東之九眼橋。後隨小龜無數。游漾水面者三日。是歲即有黔苗石三保之亂。逆苗未靖。而達東教匪接踵起事。蹂躪七載。人民死傷至億萬計。此龜豈預知之耶。按物類相感志。載秦惠王破蜀之後。張儀掘土築城。隨時頽圯。後有大龜從澗而出。周旋行走。儀命依龜行處築之。城始成。又云龜嘗處其中。出則境內有賊。觀此則是龜由來久矣。

白蚰

余自幼居鄉。鄉間有白蚰之患。每當白露。秋分節間。稻禾初熟。於四更時。忽起大霧。

漫空遍野。霧中有白氣一條。或兩三條。隱隱如白龍。而無頭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蚺。此物一過。秋收頓減。轉熟為災。農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縣官亦不能據實具詳。最為民害。此物總在蘇常嘉湖之間。別處無有也。案字書無蚺字。猶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物。殊不可解。大約明季始有之。

### 星異

嘉慶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眾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觀。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廿五月初更。有大流星隕於南方。尤如白晝。先是五六月內。太陽旁有一點小星。與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陰旁亦有一點小星。與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廿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後有大星墜於地。其聲如雷。

### 地中犬

嘉慶八年。畷城顧浦地方。東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甕中。旋失所在。按晉書元康中。婁縣人懷瑤家。閭地中有犬聲。掘之得犬子。大於常犬。哺之能食。還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與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

得狗名賈。蓋前古已有之矣。

### 蛤中珠

嘉慶甲子。長洲徐少鶴學士題。已中鄉榜。除夕與其夫人夜飯。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為祥。其明年乙丑中進士一甲第二。

### 迎涼

有陳某者。居近婁門。家道素封。房屋深邃。夏日閑居。苦於煩熱。因將水龍噴水。以迎其涼。忽空際墮一磚。有朱篆。是夜暴卒。

### 搶米

嘉慶甲子年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於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羣。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計一千七百五十七案。真異事也。其時撫軍汪公稼門。僅殺余長春一人。草草完結。

###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規巡司署。初五日早。哄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

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殫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即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為元旦。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繫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雜沓。歌曲滿街。即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 板櫬自行

嘉慶十二年冬十月。長山袁叔埜刺史出京。過其焦家橋舊第。已下行李。叔埜起如廁。廁上有板櫬一條。無端自動。初不甚怪。遂步至後園。距廁上已遠。忽見板櫬彳亍而來。其老僕亦見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 龍帶石牌坊

嘉慶十三年五月。歙縣槐塘地方。忽起風龍陣。有一龍從石牌坊下穿過。兩牌坊俱為龍帶去。去數十步外始落地。石為齏粉。並未傷人。廿三年三月。離槐塘四五里地。

名潭渡村。亦起風龍陣。有兩三抱大樹一株。從地拔起。落於三里之外。樹旁居民甚密。亦無所損也。

### 漢口鎮火

漢口鎮為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檣滿江。南方一大都會也。畢秋帆尚書鎮楚時。嘗失火。燒糧船一百餘艘。客商船三四千隻。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又失火。延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戶八萬餘家。不能撲滅。凡老幼婦女躲避大屋。如會館、寺廟。亦皆蕩然無餘。死者枕藉。

### 天不可測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華。人人共見。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郵。途中聞蟋蟀聲。六月初一日。日蝕七分。中伏日。寒冷異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經天。十四日。熒惑入斗牛度。十六日。狂風拔木。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羅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為之紅。自五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種種奇異。然是年僅旱災。米價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華更甚。皆以為明年必又旱。詎於正月起至十一

月零雨間作。天無十日晴。稻穀俱腐。柴薪大貴。真天之不可測也。

### 山鳴地動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屬及蒲州同州一帶地方。皆地震。河南之陝州閿鄉靈寶亦皆震動。惟解州為尤甚。民房城垣祠廟倒塌無算。死者至三十餘萬人。惟闕帝廟大殿五間屹然不動。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動。或數日一動。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月十四夜。解州運城諸處復大動如前。後遂寂然。其動時。如聞地中有波濤洶湧之聲。人民男婦老幼俱露坐。富者用布帳遮風而已。更可異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條山大鳴。縣互黃河八百餘里。十二月甘肅省又有山移之異。

### 妖言惑眾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妖人方榮升就擒。自稱蓬萊無終老祖朱崔星寶霞佛下降。有四□□宿九十甲子十八地支之說。編造萬年時憲書。以四□□□為一月。十八月為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動二者為七行。並指通行正字為五行字。私以二三四字併為一字。稱曰七行字。編造字母一書。所佈逆詞及所造破邪顯正明心錄。並所用印記。皆從七行字體。又襲舊教有五等執儀名目。復增為九等。以花紀官。

一品紅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藥。五、六、七、八、九品。均以雜花卉為等。威有九品蓮臺名目。以分習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宮。六院。大將軍。大學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諸等級。又稱能出神上天。親見天宮殿庭路。逕捏畫十圖。並造腳冊。記載宮室名目。謬稱成事後。規仿營建。又以黃冊捏寫屋宿名。凡十萬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於私造。□□成。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縱。妄自尊大。同教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書畫。竟詭為天授。深信不疑也。前□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饑饉。方榮升竊謂災黎易動。起意倡亂。八月間。潛引其黨。刻九龍捧珠印記一顆。名為九蓮。□□云。俟三年後。坐朝問道。時啟用。實則逆詞逆書。先已印就也。十月十五日。潛糾徒眾於李喬林家會合拜印。遂將偽造諸星名目諸書焚化。謂能使諸星宿降附人身。而徒眾咸深信之。有三醮婦李玉蓮者。本有氣臘病。腹便便。然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信者甚眾。玉蓮又自稱曾神遊天上。知其福大。應與同舉大事。而方榮升亦稱玉蓮為□創聖母。訂期起事云云。其語長。不能備錄。時節相百公制府兩江。遂奏上其事。於九月十一日。將逆首方榮升處以極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人。俱凌遲。其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等十人。斬首。其言遂息。方榮升濃眉大目。兩顴高峙。臨

刑時猶顧謂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後斷斷不可再下降矣。其繆妄如此。

### 村牛搏虎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出一猛虎傷人無算。獵戶與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車矣。眾獵戶官兵稟縣固請。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鐵鞭拾級而上。卒遇此虎。竟為所殺。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山上。見此虎至。羣牛皆退縮。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之。忽奮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并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將虎皮出曬於石磨上。牛卧其旁。醒而見之。以為真虎也。又奮力一角。力盡而死。

###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臺。人烟輻輳。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路。閩語謂夜為晡。屋為宅。妓女為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為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詳。遂告鄰近。於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



無音響。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毘連妓舟。皆為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謠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 龍鬪

丙子七月廿五日。蘇州胥門外雙橋茶亭頭。有兩龍相鬪。風雨大作。覆舟者無算。染坊架上布。皆飛上天。

### 風暴

嘉慶丁丑六月十三。漢口鎮大江中。忽起風暴。飄蕩大小船一千餘隻。死者無算。戊寅二月十六日。即於大江原處。漂沒大鹽船十七隻。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東三十里城。臨磯陡起大風暴。一時人力難施。沉溺糧艘十七隻。並淹斃運丁。水手男女數百人。巡撫巴公奏聞。奉旨豁免一月之內。兩遇風暴。且同是十七隻。亦奇。

### 大木

嘉慶丁丑六月十七。蘇州元妙觀雷擊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無餘。有葑門外道。

士遊觀其下。同時擊死。未幾地方官吏及紳士輩。欲於東西兩滙。購大木而重葺之。竟無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兩漁船入海捕魚。見水面浮一大木頭。尾甚長。因言狼山有觀音寺。正在興修。如帶往江北。可得善價。即繫纜向北行。堅不可動。漁人又言曰。豈有神靈護持耶。吾今帶往江南可乎。言未畢。木即向南。頃刻抵岸矣。其木長八丈九尺四寸。圍圓二丈有餘。地方紳士。備價購之。始得興修。此木之所來亦奇。歸湘帆少府曰。噫。天豈以此木將出。因而震其柱歟。抑殿之不宜毀。特遺此木以成之歟。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然則需材之世。不患無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見用於世也。

### 老鶴

吳門有潘姓者。居胥門內之來遠橋。家有老鶴。巢於庭樹。聞其聲。頗類人言。似言某處有藏金。乃於後園掘地。果得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鶴庭樹亦俱燒死。

### 蛟與龍鬪

嘉慶戊寅五月廿七日。蘇州婁門外。有地名龍墩者。元和縣所轄。忽出一蛟與龍鬪。

冰雹大作。狂風拔木。雨下如注者一兩時。拖壞民房廬舍五十餘家。失去男女數人。有一人隨風而飛。為龍所攫。背上爪痕顯然。從空落下。卻不死。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隨風飛去。數十里內。並無一粒墮者。又一家船四隻。牛一頭。與船坊牛欄。一齊上天。不知所往。先是龍墩地方。有地一塊。不積霜雪。不生草木。有以青草擲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謂蛟者。即起於此處。蛟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時。有黑龍自東飛來。與蛟鬪良久。旋有白龍從北來。如佐黑龍者。踰時而去。其近處居民。俱所親見也。

### 塵霾

嘉慶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風。自東南來。俄頃之間。塵霾四塞。室中燃燭。始能識辨。其象甚異。聖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馬蘭峪。古北口。天津府等

處。徧行查訪。據馬蘭關總兵官慶惠奏。是日酉初。南風。不過塵霾障翳。旋有迅雷陣雨。傾盆而已。據古北口總兵官徐銀奏。是日酉初。西南風。其色黑黃。聞有雷聲。風氣即散。小有陣雨。未能及寸。據天津長蘆鹽政嵩年奏。是日酉初。並無塵霾。室中明亮。北風大作。雨勢滂霈。自宵達旦。亦無雷聲。又據山東巡撫陳預奏。是日酉初。無風雨。至初九日卯寅時。大雨竟日。極為深透。合觀各處奏報情節不同。古人所謂千里不

同風是其明驗也。

黑雲

嘉慶己卯三月十八日。山東臨清州城東有黑雲三四團。自東南而至西北。白晝晦冥。有一二時。次年七月某日。臨清城外三四里許。有一井。井中出黑氣一條。其長徑天上冲雲際。一晝夜而滅。

龍見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龍見於洞庭東山鬚角畢露。凡十三條。觀者如堵。須臾油雲四塞。大雨如注。龍亦不復見矣。是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無雨。高田乾涸。農民苦之。八月初。大府尚為祈雨。

蟾蜍

嘉慶己卯八月。河決開封。蘭陽一帶。皆成巨浸。先是十日前。有大蟾蜍數千百頭。隨小蟾蜍幾十萬。自北而南。若遷徙狀。人莫知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六尺不等。亦是奇事。

大毬

庚辰四月初。江蘇織造府旗干斗上。忽有火毬兩個。升上落下。更餘便起。四更時息。如是者五六夜。撫軍知之。差巡捕官往視。果然。先一月前。許墅關雷擊旗干。並擊漏稅房庭柱牆壁。與火毬之異。不過相距二十餘日耳。

### 羣鼠渡江

案明史。薰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嘉慶庚辰五月。瓜州儀徵一帶。亦羣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間。河南開封府黑岡口一帶。先有羣鼠渡黃河。或言鼠屬子。水位。此水沴也。又六月廿六日。許州東北鄉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餘間。草房一萬六千九百四十餘間。壓死男婦四百三十餘口。被壓受傷者五百九十餘名。見邸報。時州刺史為膚施張芥航先生。其公子杜園。為余言之甚悉。

### 暢春園虎

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暢春園虎園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旨命三額駙殺虎。翰林編修吳慈鶴紀以詩云。太液蓮開白於雪。三人曉起看花入。涼風吹鬢巾。

袖香池邊駭見於菟。出兩人急躍清池裏。一人已為虎所餌。至尊頻感催賜金。

有旨賞銀五十兩與死者。一半殘骸付妻子。黑河猛將行如風。長槍大槊何英雄。虎知當死伏

不動。翻身一箭穿其胸。萬夫橋舌軍吏賀。此勇真能不膚挫。吁嗟乎。期門羽林盡如此。太白橈槍安敢起。

###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邗上。得偏報云。探得督憲差官。從北回南。於六月十六日。路過山東西大道陰平地方。是日天氣奇冷異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兗州府濟寧一帶皆然。

### 雞異

辛巳秋蘇松一帶。有雞異者甚多。一雞兩翅上俱生爪。到處皆然。前人謂之雞距。有五爪者。皆飛上天。又常熟東河下。有雞生子。中有小蛇一條。如蚯蚓而動。又余居之南顧家灣。有雌雞變雄。作高聲啼。又徐市農家。有雄雞變雌。生子不已。更可異者。江陰有一家雄雞一隻。重五六斤。忽不鳴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殺之。以佐盤飧。剖腹中。有小人一個。長二三寸許。頭面手足皆具。

###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廣東省太平門外大災。焚燒一萬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為煨燼。先是四五月間。蘇州有謠言不用洋錢。銷毀至數百萬枚。此或其先聲耶。是年直隸山東發水。被災者八十餘州縣。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數云。

### 巨蟒

道光壬午五月十七日午刻。上海縣城內。忽狂風拔木。白晝晦冥。大雨霹靂。轟然而來。滿城人無不驚駭。是時學宮左右。風雨尤甚。有魁星閣最高。屋梁瓦石。皆飛上天。見火龍一條。從閣下蜿蜒而起。斗入雲中。拖坍民房。樓觀寺廟。數千餘間。直至城外。向東南入海而去。是日黃浦客商漁戶。等船四百餘號。漂沒者三十餘隻。亦見有黑龍四條。追逐火龍。逾時而沒。後聞學中老門斗言。魁星閣下。向有大蟒一頭。其長數丈。每於春夏之交。蟠據閣之絕頂。仰天吸露。已有年矣。此火龍者。或即其化身耶。

### 環雲

丁亥九月初六日。天日晴和。交未刻。忽見日傍有暈一重。須臾暈左右。又加兩重。如連環然。須臾連環上。又加一小重。日在三環之中。而外又加一大環環之。其光如火。

燭有五色。正貫於日之正中。千百條白氣俱向東北未起酉止。是年正月十三午刻亦如之。日光之外。又生兩暈。亦如連環。然日之正中。大環貫之。直圍於兩連環之外。其向亦在東北。其大環四角有耳。如小月狀。兩明兩暗。至酉而散。不知是何祥也。